

起点中文网
www.qidian.com

柳暗花溟◎著

驱魔人

第一季

死亡只是开始……

你是谁？

她是一名不太会收拾的律师，胆小如鼠却嫉恶如仇，八字很轻但又很倔强。他是，回小酒吧的老板，外表温文尔雅，内心却冷若冰霜，有天使的善良能力却封印自我，不愿卷入灵异事件。一种诡异的命运使他们不再不羁，共同面对……

新世界出版社



柳暗花溟 / 著

驱魔人

[第一季]

你是谁？

新世界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驱魔人·第1季 / 柳暗花溟著. —北京: 新世界出版社, 2007.4

ISBN 978-7-80228-172-1

I. 驱... II. 柳...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40946 号

驱魔人·第1季

作 者: 柳暗花溟

策划编辑: 田 杨

责任编辑: 吕 晖 李 林

装帧设计: 陋室铭

封面绘图: 刘 芳

出版发行: 新世界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4 号(100037)

总编室: +86 10 6899 5424 6832 6679(传真)

发行部: +86 10 6899 5968 6899 8705(传真)

网 址: <http://www.nwp.cn> (中文)

<http://www.newworld-press.com> (英文)

电子信箱: nwpcn@public.bta.net.cn

版权部电话: +86 10 6899 6306 frank@nwp.com.cn

印 刷: 中国农业出版社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字 数: 220 千字 印 张: 17.5

版 次: 2007 年 4 月第 1 版 200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228-172-1

定 价: 25.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驱魔人第一季你是谁?》



《驱魔人第二季迷城》
预计4月28日出版



《驱魔人第三季无间永生》
预计5月25日出版
敬请期待……

策划编辑：田杨
责任编辑：吕晖 李林
封面绘图：刘芳

陋室铭 装帧设计
010-84626669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 第一章 鬼压床和鬼上身 001

● 第十一章 没有结局的结局 265

● 第二章 护身符 029

● 第十章 饿鬼道 239

● 第三章 回忆 045

目次 CONTENTS

● 第九章 入会 189

● 第四章 怎么又是我? 087

● 第八章 女人花 175

● 第七章 圣物 159

● 第五章 荒宅的故事 123

● 第六章 偏僻的车库 141

凌晨三点，漆黑的夜。

死寂，是唯一能够感受到的气氛，而所有有生命的东西，都沉睡着，包括空气在内，包括噩梦在内！

嘭——嘭——嘭——

忽然，一阵有规律的敲击声从T市的一片高级住宅小区内传来，刺穿了夜和梦所带来的温暖平安，搅得附近每一扇门内睡着的人都惊醒了，仿佛那细微但又沉闷的声音直接敲在了每个人的心上！

而正当被惊醒的人们还在疑惑着这阴森的声音是从哪里传来的时候，一声凄厉的惨叫宛如一道闪电，击中了所有的人，让他们的心脏都紧缩了起来，一股阴森的寒意从脚底直达头顶！

有人死了！这是当时被惊醒的人们的共识，结论惊人的一致，而回应他们的，是一声接一声的惨叫，声音分不清男女老幼，但其中包含的惊恐听得人汗毛直竖。最后，一声玻璃碎裂和重物落地的闷响后，一切又回到死寂之中！

几分钟后，警察赶到了！

只见四号居民楼四楼的一扇窗子内灯光大亮，在浓得化不开的漆黑中显得格外刺目，远远看去，本该温柔的黄光诡异地散发着红色，好像被血染过一样，而空气中也凝聚起阵阵的血腥气。

三名警察率先冲上楼去，意识到情况的危险后他们非常谨慎，才走到三楼的楼梯拐角，一阵令人毛骨悚然的笑声响了起来，清晰得好像发笑的人就伏在他们耳边一样。

紧接着，一阵“咕噜噜”的声音由远及近，一颗圆球从四楼跌跌撞撞地滚落，正好掉在楼梯转角处！那圆球落地后仍然抖动不止，好像钟摆一样向前蹭，到达一名警察脚边时突然翻转，血污下一双白惨惨的眼睛来回乱转，嘴唇哆嗦着，尖声叫“救命”之后一口咬住了那名警察的鞋子！那是刚参加工作不久的小刑警，当时本能地大叫一声，一脚就把头颅踢了出去，整个人瘫软在地上不能动弹，而那头颅一路发出“哼哧哼哧”的声音，滚缠着黑色长发，掉落到一楼去！

嘿嘿——

警察们惊魂未定，那笑声又响了起来！

克服着极度的恐惧，三名警察继续向上走，转过拐角就发现正对着楼梯的一户人家的房门大大地敞开着，雪亮的灯光下，浓烈的血腥气扑鼻而来！

门内，血流成河！

不得已，三名警察踏着血迹冲进了屋子里，而迎接他们的，是在面对客厅大门一组淡蓝色沙发上坐着的四个“人”——

最左边的是一个穿着性感睡衣的年青女人，只是她没有头！她的脖颈处血肉模糊，膝上抱着一颗光溜溜的圆东西，却是一颗瞪大双眼的老年男人的头。

紧挨着她的是一位老年妇女，老年妇女的头还在，不过已经被砍得只连着一点皮肉，所以整个脑袋歪在一边，呈现着奇异的角度，耷拉在胸前的位置！

在旁边是一具无头尸，看样子应该是一个老年男人，可能在死前曾经激烈地反抗，他倾身向前坐着，一双手前伸，手掌痉挛成鸡爪样，好像马上就要抓过来似的！

最右边的是个中年女子。她的头不例外地脱离了身体，但却被摆在沙发旁的落地灯的灯罩上！而她的双目不甘心地怒睁着，两行血迹挂在面颊上。远远看去，无论从哪个角度，都感觉她死盯着来人！

在这沙发前的茶几上，背对着门坐着一个男人。从他耸动的肩上来看，他是这房间内唯一的活人，而他似乎没意识到警察的到来，一直在喃喃自语着，“你是谁？不是我——是——不是——是——你是谁？”

因为他根本不反抗，三名警察顺利地制服了他。在铐起他的一瞬间，那名小刑警清楚地感觉到，他的目光里像有另一个人似的，行凶者在发呆，可那双眼睛却在畅快地笑。

不过一愣神罢了，一直很温顺的犯罪嫌疑人突然想起什么，激烈地挣扎起来，三个警察合力也压不住他。他围着房间疯狂地跑，把那四具尸体全撞倒了，断头四处乱滚！他一边跑一边叫：“他陷害我！不是——根本不是！有个鬼！我肚子里有个鬼！有个鬼！”凄厉的哀嚎让整个小区的人都脊背发凉。

在随后赶上来的其他警察的帮助下，总算制服了犯罪嫌疑人，而那名小刑警事后发誓说：在他们制服犯罪嫌疑人的一刹那，那颗摆放在台灯的灯罩上，一直没有落地的头诡异地笑了一下，然后闭上了怒瞪着的眼睛。

快醒来！快醒来！小夏在睡梦中挣扎。

因为最近这种现象非常频繁，所以即使还深陷在梦魇中，她也知道她又被鬼压床了。可是她的努力只是徒劳，那致命的窒息感没有丝毫缓解。焦急中，她

下意识地大喊了一声“南无地藏王菩萨”！

时钟指向一点三十五分。在这正午的时光里，长空律师事务所的女律师岳小夏却从鬼压床的假寐中醒来。周围没有任何激烈打斗的迹象，她只是趴在办公桌上，而且张着嘴午睡的经历还让她丢人地流了口水在卷宗上。

小夏叹了口气，看看时间不早了，连忙叫上实习男律师小王，陪她一起到看守所走一趟。

这是件很轰动，又很血腥残忍的案件。在经过法律规定的程序后，终于进入了审查起诉阶段。可是，由于这个案子的犯罪嫌疑人没有请律师，而且有可能被判处死刑，所以根据法律援助原则，法院指定了一家律师事务所履行这一义务。

而所里指派了她！本来对于这种血腥的刑事案件，事务所一般是不会派女律师接手的，而且她还从没有赢过刑事案，可事务所业务繁忙，这种没有经济效益的案子当然要由她这样的后进分子来做。

她从法学院毕业后游荡了几年，才在万般无奈下参加国家司法考试，通过后做了一名职业律师。别人很羡慕她的好工作，但真是各人有苦各人知，只有她自己才明白她根本不适合这一行。她个性马虎，心肠软，冲动且感情用事，一点也不具备精明干练、雷厉风行、公事公办的气质。所以，她的劣势毫不客气地反映在她的业绩上，自从度过实习阶段开始执业以来，她就一直是这家本市最大的律师事务所胜率最低的律师。要不是因为主任律师是她大学时代的老师，也许她早就被扫地出门了。

这件案子其实很简单，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关键在于犯罪嫌疑人当时的心理状态。所以，她虽然感到有些毛骨悚然，但官司还是想打得漂亮一点，不要再让同事背后说她浪费社会资源了。

犯罪嫌疑人叫李景明，四十二岁，市重点学校第三中学的数学老师，与老婆、儿子、离异的小姨妹、岳父母共同居住。除了还在上高中的十五岁的儿子，每一个人都从事教师职业，李景明夫妇更是在同一所学校教书。

据周围的同事、朋友及邻居反应，李景明平日寡言少语、温和谨慎、与世无争，相较他老婆一家的强势是有名的老好人兼妻管严。但在案发前一个多月，李景明突然像变了一个人，屡次与家人在各种场合发生激烈争执，甚至有剧烈的肢体冲突，与平时的个性大异，好像被鬼附身。

案发当晚的午夜，李景明又与其妻发生冲突，之后他用早就准备好的古巴

式砍刀将其妻及惊醒后劝阻的妻妹、岳父母残忍地杀死，他的亲生儿子被严重砍伤后被迫从四楼窗口跳出逃生，目前仍处在深度昏迷之中，有可能成为植物人。

案发现场极其血腥，惨不忍睹。据说，当时在场的菜鸟警员几乎当场昏厥，那位久经沙场的老警官事后也呕吐不止，好几天吃不下饭，而邻居们更是天一擦黑就不敢出门了。小夏对此非常理解，她见过几张现场的照片，仅仅是对几张照片粗略地浏览就让她感觉到一股寒意直入骨髓，不敢再看下去！但是尽管她怕得要死，她还是要装出一副冷静精明的样子，强迫自己硬着头皮来到看守所，来见这个恐怖事件的当事人、制造者。

今天她终于明白为什么有人说律师是——和魔鬼打交道的人。

“李先生，我叫岳小夏，是法庭指定给你的辩护律师。”小夏故作镇定地自我介绍，但却没胆子直视对方的眼睛。

而李景明的双眼则直盯着地面，一言不发。

“作为你的辩护律师，我的职责是维护你的合法权益，所以我会尽力帮助你。”她按惯例说着开场白，讲解着犯罪嫌疑人应有的权利和义务，可却发现有如对牛弹琴，对方根本没有任何反应，只凸显出她的紧张。

这怎么可以！好歹她也是个可以单独执业的律师，虽然业务能力差，胜诉率低，但也不能在还处于实习期的小学弟面前露怯！而且这还只是初次会见，按理说她该倾听、理解，同时建立起与当事人之间的彼此信任感，所以怎么能慌乱失措？！不怕，不怕！有警察在，强势一点。小夏这样想着，强迫自己壮起可耻的老鼠胆，期望找到可以交流的渠道。

这是她第一次仔细观察她的当事人。

他很瘦小，应该算是皮包骨头。也许是天生的，也许是关押后不常见日光所致，他的皮肤苍白得不正常，隐隐泛着淡淡的青色，让人几乎可以感觉到血管在皮肤下的蠕动。他坐在那里一动不动，外表虽然表现得安静无害，但却透露着阴森的气息。如果不是有人陪同，小夏几乎怀疑她对着的不是一个活人，而是电影《恐怖蜡像馆》中的一个蜡像。

“那么，你可以说说当天的情况吗？”小夏咽了咽口水，不得已采用狭义问法直入主题，否则她知道她将自说自话到天黑。

李景明的眼珠终于动了动。接着，他的脖子也转过来，从专心凝视地面变为紧

盯着小夏。但他的反应并没有让小夏的感觉好些，相反让她的寒毛都竖了起来。

没有人注意到吗？他的脖颈扭转的角度奇异，几乎呈纯粹的九十度，他的眼神异样，浑身上下都不正常，怎么能被认为具有刑事责任能力而被审察起诉？

“我没有杀人。”李景明突然毫无征兆地开口说话，仿佛声音是来自遥远的地方。“我没有杀人。”他轻声细语地重复，“有个鬼，就在我肚子里，它变成了我一家人的模样。它引诱我。是它杀了人。是它！不是我！我没有杀人！”

李景明说着突然站了起来，隔桌伸过手来，紧抓住小夏的手腕，“剖开我的肚子看看，它就在里面！我没有杀人！是它！是它！是那个恶鬼！帮我！帮我！”

一瞬间，小夏惊呆了。随后，在场的两名警察冲了上来，迅速压制住已经失控的李景明。而他在被按到墙角前还对着吓坏了的小夏喊：“我没有杀人！是它！是它！是那个恶灵！帮我！帮我！”

他声嘶力竭的喊声消失后，小王苍白着脸自言自语：“老天，这就是鬼上身吧！”

小夏低头看看自己的双手手腕，她知道不久后那上面就会出现乌青。她相信那一定是鬼爪印，因为她刚才真切地感觉李景明身上传过来的那一丝令人心惊肉跳的压迫感。

这件事情也许并不像想象的那么简单，并不是只有普通的恐怖而已。因此，不管是不是鬼上身，她也要退出！

做任何事都要当机立断，否则机会一闪即逝，你就再也无法达到目的。现在小夏深刻地体会了这一真理。

她应该昨天一回到事务所里就和主任提出换人接手这件案子的事，可是她没有。结果今天一早，当她得知主任因急事出差去了，她就知道自己不得不继续坚持下去。在这个地方，没人敢在主任没有点头的情况下自行安排任务，也没人敢在他公干的时候打电话打扰他。

她心里堵着解不开的情绪，昨夜又噩梦连连，不知道怎么办好。以前每当这个时候，她都会去找她的免费心理医生排解排解。所以，她利用午休时间直接敲开他办公室的门。

万里，三十一岁的男人，十四楼心理诊所的医生，高大精明的外表，却有一双鹿一样善意清澈的眼睛，浑身上下散发着温暖安全的气息，能让人不由自主地产生信赖。因为她帮他打赢了他的离婚官司，他们成了朋友；因为在同一栋大

厦工作，他们彼此接近；因为他们都是单身一人，大厦内还盛传过两人的绯闻，可无论如何，他们是非常要好的朋友，彼此知心知己。每当她有什么事，第一个求助的总是他。而他也是非常喜欢她的，只有在她面前，他才感到轻松自然。

“又鬼压床？”看到她眼神的散乱，他问。

“心理医生有时很讨厌，早知道以前什么也不和你说，你就不能装得什么也不知道吗？”

“看来我说对了，是鬼压床。”万里故意逗她，“可是现在是休息时间，而且我又不是你的心理医生。”

“你的脸上写着你是我的朋友，兼职‘免费’心理医生。”

“哦？还写着什么？”

“写着岳小夏可以为所欲为。”

“既然如此——行啊！我请你吃午饭，楼下街拐角开了一间拉面店，又便宜又地道。走吧！”

“你说我该怎么办？最近我睡眠严重不足，都长皱纹了。”他们在嘈杂的拉面馆找了个角落坐下，一边吃一边聊。

“不用太担心，据统计百分之四十左右的人都有睡眠障碍，俗语里的‘鬼压床’只是其中一种。”万里安慰小夏。其实他对她的状况有些非理性的怀疑，但在未证实前他不想吓坏她。

“那是不是要检查一下心脏？”小夏被拉面辣得眼泪直流。

“据科学的解释，‘鬼压床’现象是由于睡姿不良导致的血液循环问题。而定期检查身体是好的习惯，不过——你不是又麻烦他老人家了吧？”

“是啊。”小夏点点头，“我并不是有意的，只是每当危急关头我就会冲口而出那句佛号。”

“所以我早说了，你的胆子很小，八字又轻，容易撞到邪秽，可是你被逼急了后很有些刚勇之气，又和地藏王菩萨有缘，总会逢凶化吉。”万里轻松地笑，不想给小夏任何不好的心理暗示。其实他很担心，依以往的经验，小夏频繁出现鬼压床等噩梦现象后就会有点危险的事发生，她自己虽然浑然不觉，但每次都好像是有着什么最终替她化解了一样。但这次的情况会和以往一样平安解决吗？这和那个案子有什么关联吗？

“看你说的什么话？你可是医务工作者，不是卜神问卦的风水先生。同志，注意立场！”

“世界上最伟大的科学家中有百分之八十几都相信上帝的存在，可见科学探索和精神信仰毫不相干。我本人喜欢逻辑性的东西，不过对非理性的现象也不排斥。”

“演讲得真好，可是你真的相信有鬼吗？”小夏坦然地问，不担心嘈杂的人群中有人会注意到这个角落。

“鬼？这和你那个案子有关？”万里皱皱眉，“还是你乱猜？”

小夏迟疑了一下。

“我不该透露案情给不相干的人，可是你是我的心理医生，应该没有关系。”她为自己找到借口，然后把昨天的事和自己的感觉原原本本地告诉了万里。

“既然你那么不喜欢接手这个案子，何必勉强自己。这样对你和你的当事人都不公平，为什么不找其他人做？”万里建议。他相信小夏说的话，但他也知道她相当敏感，所以不能排除她不准的评断，所以最好的方法是找个神经坚强的人来办理这件充满血腥的案子。

他相信这不会很难，毕竟这件案子太轰动了，虽然没有经济效益，但声名效益很大。事实上，他曾无意间听到长空律师事务所其他人谈论这件案子。那些人认为，办这件案子根本不是坏事，因为无论输赢都会有很高的曝光率，主任把这件案子给小夏去做实在是太偏心这个“低能”的拖油瓶了。

“我今早就想和主任说这件事的，可是他临时出差。我真是倒霉透了！而且这样张口很难，觉得很辜负潘老师，难道我不知道他要悉心栽培我吗？我还这么不识抬举！”小夏很没有形象地捧着碗喝汤，“我就是心里矛盾才和你谈谈的，否则我现在就是和主任说了，也会觉得自己又做错了——选择本身就是让人后悔的。”

“总觉得自己选另一个可能会更好是普遍的心理现象，你不用自责。”

“那么我该怎么办？坚持下去还是趁早放弃？”

“这不是放弃和坚持的问题，是你自己想不想继续做下去。如果勉强自己会做得更糟。”万里完全以朋友的立场说。

“可是就快开庭了呀！”小夏说，“其实我是倾向放弃的。很没出息是吧？可是我真的很怕下一次会见。而我又不能什么都不做，这是对李景明的不负责和

对主任的没良心。”

万里安慰地拍拍小夏的手，“为什么还要会见？”

“因为那天他实际上什么也没说，这叫我怎么辩护？我必须听听他对那件事的描述，还想知道他到底希望得到什么样的法律救助！其实——我认为在进入诉讼程序后应当申请重新鉴定他的精神问题。”

“我在报纸上看过相关报道，据说他被认为有心理问题，但并没达到精神病症的程度。也许他昨天的表现只是伪装，想让你救他，让他逃避处罚？”

小夏毫不犹豫地摇头。

昨天她的感觉太深刻了，排除了一切伪装的可能。她挽起盖住手腕的袖子，露出白皙手腕上触目的青肿，“看，昨天他抓的。以他的体力，除非有邪劲，否则我会伤得那么厉害？再说，只要他还是人，正常的人，他怎么能那么残忍？而且还是对自己的家人？”

“人心是世界上最复杂难懂的东西。”万里抚抚小夏手腕上的伤痕，心里觉得他们主任对小夏的锻炼方法有点像杀鸡取卵。“心要是生病了，比什么都麻烦。”

“那你专家的眼光来看，他伪装或者真的有精神病的概率有多大？”

“我只是心理医生，只能解决一般的精神疾病。可是从医学上讲，精神疾病不等于精神病。我们平时所说的‘精神病’是指‘重性精神病’，是精神分裂或者偏执狂之类的‘严重’的精神疾病。司法精神病学鉴定是一种专门的学问，临床上的表现特别复杂，你以为是一个人就行？”

“我当然知道不是谁都行的，我只是想知道怎样才能证明他有没有病！”

“这是很复杂很困难的事。比如会通过交谈，对他的意志行为、认知活动、情感活动，乃至身体机能进行观察，弄清他有无病史或者家庭遗传，对他书写的文字，在押期间的各种表现等进行综合的评判，最后才能得出相对正确的结论。还有一种医学上称为‘意向控制障碍’的情况，就是他有辨认能力，但是控制行为丧失，也就是重性躁狂症和精神分裂症中的‘冲动行为’。这种情况下，就更要特别慎重，一定要符合相关的医学标准。”

“是吗？那我可要仔细研究一下。”

“喂，你不是要退出吗？”不得已提醒这个健忘的人。

“是要退出。不过，在主任回来前我不能什么也不做，至少我要给接手的人

打一个好底子。”

“想不到你还真善良。”

“这不是善良与否的问题。我还要在‘长空’混饭吃呢，哪能不夹着尾巴做人。”小夏回了一句嘴，但马上又去思考那个案子，“他除了在被关押初期有过过激行为，还几次试图自杀，但随后几乎是默认了自己的罪行。他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不会不知道后果，但他没有过任何辩解。可为什么昨天突然变得那么激动呢？还喊着要我帮他？这解释不通！除非是他真的有病，或者真的——有鬼。”

小夏说出最后一个字的时候，不自觉地打了一个寒战。万里看出她的异样，伸手拍了一下她的额头，让她从回忆中走出来。

她太容易接受心理暗示了，这是她最大的弱点。

她还在怀疑鬼神之说，可是他自己有过与众不同的经历，知道这世上无奇不有，存在着科学无法解释的唯心事物，所以为了保护她，他一定要想个办法。他知道这事情不是他能解决的，但是他可以找人解决。犹豫了良久，他终于下定决心，低头在一张纸上写下他决定求助的人，然后递给小夏。

只有那个人能帮小夏了！

虽然有点对不起多年的交情，可他不能放任小夏在这漩涡里越陷越深而不管。再说他想把那个人从轻度自闭中拉出来，尽管他表面上看来非常正常，可总是封闭内心也是不健康的生活态度。

那就这样吧，希望既能帮得了小夏，又可以让那个人正视自己的能力！

“这是什么？阮瞻——夜归人酒吧——地址——”小夏疑惑地抬起头，“万里，你是什么意思？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想给我介绍男朋友！他比你怎样？比你差的我可不要。”

“朋友一场，他这种不好对付的家伙我怎么会介绍来害你，只要你小心别迷上他就行了。”

“切！”

“别忙着鼻孔出气！”

“那你把他介绍给我干什么？难道他有法律纠纷让我帮忙？先说好，咨询类的问题我可以帮忙，但要打官司麻烦他和所里联系。”

“你不能听我把话说完吗？”万里对小夏急躁的脾气感到好笑，但这也是他喜欢她的原因之一。她和这幢高级大厦里的所谓精英白领相当不同，有浓厚的

“人”味。

“他没有麻烦。这间酒吧是他开的，我把他介绍给你，是想让你去找他。”

“我是说他帅得特别不同寻常？”

“就是他能通灵！”

“通灵？”小夏没预料到他会说出这个，“真的假的？或者我听错了？你没开玩笑？”

“你没听错，我也没开玩笑。”万里阻止小夏要摸他额头的举动，“我也没有发烧。小心！你的丝巾掉到汤碗里了。”

“那你为什么突然说这个，你不是最讨厌那些江湖术士吗？以前和你看个这种类型的电影，或是在庙门口看个相算个命什么的，不也被你嘲笑吗？”

“我嘲笑是因为我知道真正的法师是什么样的。”

“不骗人？”

“我以我前妻的名义——好吧好吧，我以我的学术名誉担保。”

“那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

“他那个人特别怕麻烦，我怕你缠着人家算命卜卦什么的。还有——”万里换了一副认真的神情，“他的能力是个秘密，我曾经答应过绝不透露这件事的，如果不是这件案子真的很诡异，我又不想让你的小命就此完结，我是不会违背诺言的。”

“对不起，让你为难了。”小夏由衷地说，心里很感激万里为她做的一切。

“先不忙说这些。”万里温和地微笑，“假如真的有鬼怪作祟，阿瞻应该可以帮得上忙，虽然他不一定帮。小夏——我可以信任你吗？”

“完全可以。”小夏保证，“就算死我也不会泄露你朋友的秘密。”

阿瞻？奇怪的名字！通灵？奇怪的人！

小夏当天晚上找到了“夜归人”酒吧。

其实她对万里的话有点半信半疑，倒不是不相信传说类的东西，而是——通灵这种事，总是听说很多，但从来没有“眼见为实”过。不过她也确实有点好奇，而且每当她一个人的时候，脑海里总是闪过案子的片断，无论如何也甩不脱，就像是她的心魔。如果万里的话是真的，她也希望有人可以帮她卸掉这枷锁。

酒吧是在一栋大厦的底楼商盘，两层，不过大概只有一楼用来做店面。里面